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feature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wash style illustration. On the left, several tall, slender, leafless trees stand vertically. On the right, a large, dark, and somewhat abstract shadow or silhouette of a person is cast against the light background.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muted, with shades of beige, grey, and black.

岁月如歌

赵伯贤 著

自序

本人不才，却奢望成材。天资不高，只有以勤补拙。从爱上文学创作那天起，屈指算来也有十几个年头，创作领域涉足散文、评论、人物专访、电视电影剧本，字码逾五十万余字。但仔细梳理一下，真正称得上作品的并不多，今天收录的只能算得上勉强拿得出手的零星短简和一部正在修改审定的电视剧本。整个集子上篇多为1994、1995年发表在各级报刊上的作品，中篇为1996~2000年当记者期间获奖作品和公开发表的论文，下篇为电视连续剧《衣食父母》主题定位、人物设置和故事梗概。

归纳这些作品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当把当年的追求作个小结，借此慰藉自己的心灵和感谢所有关爱我的老师、朋友和同仁。

“审视火热生活，关注大众民生，保护民族遗产，推介宣传十堰”将是我孜孜追求的目标。在当今这个过于忙碌和喧嚣、过于强调功利的社会里，我想信，只要我的人生信念不变，追求目标不变，奋斗脚步不停，好梦终久会圆。是为序。

2005年12月28日

目 录

自序·····	(0)
---------	-----

上 篇

勤奋出才华·····	欧阳学忠 (1)
悠悠滔河南化情·····	(4)
神农奇葩的采撷人·····	(7)
踏平坎坷成大道·····	(11)
悠悠汉水悠悠情·····	(19)
愿以轻香报朝晖·····	(25)
“神算”高发金·····	(29)
做嫁衣者·····	(32)
盲流在十堰·····	(34)
我记忆中的三个女性·····	(39)
眷恋·····	(42)
男儿有泪也轻弹·····	(44)
且擦喜泪识当年·····	(47)
他们恋着山水·····	(49)
住等专车接·····	(50)

看后想哭·····	(51)
切勿轻率离婚·····	(52)

中 篇

汗洒“焦点”心无悔·····	李红星 (55)
采石弃土淤库 危及城区安全·····	(59)
陈映隆：中国农民“捐躯”第一人·····	(61)
乔迁之“喜”·····	(62)
“村官”直选·····	(67)
血洒脱贫路·····	(69)
是整顿市场？还是拦路劫抢？·····	(73)
切盼神定河水清·····	(79)
浅谈地市级电视台在节目策划、节目 采编及未来发展上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82)
报道事实 开掘事实·····	(88)

下 篇

二十集电视连续剧《衣食父母》·····	(93)
主题定位·····	(93)
人物设置·····	(93)
故事梗概·····	(96)

勤奋出才华

——赵伯贤印象

“位于鄂豫边陲的小镇南化塘，是我的故乡……”

随着播音员那铿锵悦耳的声音，南化塘的雄姿，滔河的波浪，巍峨的玉皇顶，高耸的烈士亭，一马平川的田野，一碧如洗的晴空……很有层次地展现在屏幕上，画面是那样的清新，色彩是那样的鲜艳，令我吃惊。这哪里是一部刚涉足影视的新秀习作，这分明是一部影视宿将的力作！

这部电视散文片的名字叫《悠悠滔河南化情》，撰稿、导演、摄像均为赵伯贤一个人。

站在我面前的这位青年，二十六七岁年纪，中等身材，精神饱满，显得十分才华；一副晶亮的眼镜，一张白净的脸盘，潇洒中带着书卷气；谈吐自如，时而爆出一阵爽朗的笑声，纯朴中含着浪漫。他是南化人，喝滔河的水长大的。他赤子心怀，不忘根基，对故乡热土，一往情深，难怪拍的第一部片子就出手不凡。我惊喜之余，又叫他给我在电视屏幕上再放一次。

我认识赵伯贤，是在六年前。那是他还在神农架，也许是他对那块壮丽而神秘的地方感情深厚，居然对我的一部以神农架和竹房山区为背景的长篇小说《草头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个晴朗的早上，他到我家“拜访”，闲谈中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把《草头王》改编成电视剧。影视界有句俗话叫“触电”，我曾触过一回，深知“电老虎”不是好玩的，没想到眼前这位二十出头的小青年，却初生牛犊不怕虎，要摸电老虎的屁股了。我出于对青年人的鼓励，就答应他改编。我想即使改不成，练练笔也

好。没想到，伯贤说到做到，一年多来，一部四万多字的电影文学剧本《草头王》写出来了，工整娟秀的钢笔字抄了厚厚一本，送到我手上。虽然剧本尚存不足之处，有待修改，但毕竟在“蒙太奇”的运用上练了一次兵，为日后涉足影视文学打了一个基础。不久，他创作的电视单本剧《魂系江河》，已趋成熟，只是因经费难于筹措而半途搁浅。

伯贤在创作上不急功近利，影视剧本没有投拍，他又向其他文学领域进军。为打好文学功底，他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他读鲁迅，读茅盾，读巴金，读老舍，读王蒙，读贾平凹，读高尔基，读托尔斯泰，读巴尔扎克，读雨果，读契诃夫，读莫泊桑，读《红楼梦》，读《水浒传》，读碧野的《情满青山》，读梅洁的《女人河》……从中国读到外国，从古代读到现代。别的青年在麻将桌上熬的眼红，他却在书桌前独对孤灯，眼放异彩；别的青年在舞厅泡的流汗，他却在伏案疾书，倾注心血。功夫不负有心人，他的勤奋苦读，博采众长，终于在通讯报道、散文特写、人物专访、纪实文学领域，获得可喜的收获。

1992年11月，他发表了《神农奇葩的采撷者——记〈黑暗传〉搜集整者胡崇峻》。这是伯贤第一篇人物专访，洋洋洒洒五千余字，把一个不辞辛劳、苦苦寻觅，搜集整理汉民族创世诗史《黑暗传》的民间文艺家胡崇峻写活了。

去年底，伯贤随我一起到丹江口市六里坪镇采写了著名民间文艺家李征康。他一个小本子摊到膝盖上，一根小钢笔三个指头捏着，恭谦的低头记着，不时抬起头提问、请教，像是在沙里淘金，像是在山间寻宝，极认真仔细。李征康和胡崇峻虽然都是民间文学领域勤耕耘收获丰厚的专家，可他俩经历不同，性格不同，现状亦不同。李征康可以说是因民间文学而遭祸，又因民间文学而得福。

伯贤的专访标题就定为《踏平坎坷成大道》，既贴切，又气势。伯贤的这篇专访，写得事实凝重，层次分明，人物突出。在报纸上登出后，又被省广播电台看中，通过电波传向全中国，传向全世界！

我的案头，放着伯贤数年来发表的《愿以轻香报朝晖》、《男儿有泪也轻弹》、《眷恋》、《我记忆中的三个女性》等三十余篇主要作品，大都写得入情入理，看后使人心潮难平。去年11月，他发表的《悠悠汉水悠悠情》，我读着曾两次热泪花花。

今年夏天，正是炎日喷火时节，赵伯贤带着电视散文脚本和摄像机，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南化塘。他顶着火辣辣的太阳，沐着蒸笼似的热风，爬上南化的巍巍高山，涉过滔河的滚滚激流，穿过锋芒刺人的荆棘丛，踏上烫脚的砂石滩，拍南化的父老乡亲，拍南化的幸福笑声，拍南化的苦难历史，拍南化的美好未来……把南化这块“三面环水，一面依山，纳山之灵气，汲水之膏泽”的壮美之地，拍摄得有情有致，有层致，有深度。

一位哲人说过：“勤奋出天才”。赵伯贤的才华，是他用心换来的，用汗水换来的，用许多不眠之夜换来的，用辛勤的劳动换来的，来之不易！我相信伯贤会再接再厉，不入俗流，不驻足停步的。让有的人在酒吧醉生梦死吧，让有的人在舞池浪漫青春吧，让有人在录像厅里慢性中毒吧，让有的人在麻将桌上慢性自杀吧。伯贤的志向在书籍里，在工厂里，在田野里，在文艺百花园中，勤奋出才华，勤奋出才华横溢的作品。

（欧阳学忠 原十堰市文联主席）

1995年10月

谨以此片献给我纯朴、勤劳、勇敢、善良的父老乡亲们

悠悠滔河南化情

位于鄂豫陕边陲的小镇南化塘，那是我的故乡。

相传西汉末年，王莽篡帝，刘秀被王莽追赶至此，曾屯兵“汉王城”，刘秀自感前程危厄，拜佛求仙，渴求得到神灵点化，但无应验，便仰天长叹：“难化！”后因其位于河南名镇荆紫关的南方，人们便习惯称为“南化”。这里又是当年郧阳府传递文书的驿站（塘）之一，故称“南化塘”。

故乡三面环水，一面依山，是郧县北部的一个重要集镇。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这里既没有出过王侯将相，也没有才子佳人闻名于世。但她却是一片“纳山之灵气，汲水之膏泽”的兵家必争之地，更是一块被志士仁人与家乡人民的鲜血浸透的土地。小时候，听爷爷评述着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相传下来的故事，那故事中充满着相互厮杀，土匪蜂起，群盗为虐的场面。善良的家乡人在动荡不安的社会里苟且偷生。中原突围，新四军五师与胡宗南精锐部队鏖战玉皇山，近千名新四军将士血染山巅，忠骨埋青山。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养育了革命，换来了家乡上空飘扬的红旗，英雄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

新的天地，给家乡人带来了新的生活。往昔的枪炮轰鸣化作了醉人的欢乐曲、丰收谣。家乡人用一颗颗火热的心，以其勤劳的天性，将战火烧焦的土地装点得秀美而丰腴。为了新中国的建设，家乡人毫无怨言地听从祖国的召唤。丹江大坝，黄龙水库，襄渝铁路、建设二汽，哪里有建设，那里就有家乡人的身影。电

厂发了电，铁路通了车，汽车开出了厂房，500多名家乡人却带着伤残的躯体回到了故里，70多名家乡人却再也没有走进他们的家门，他们用生命谱写了一曲祖国建设的壮歌。

动荡和动乱的年代，主观愿望代替了客观规律，政治需要代替了一切，一些卑小的生命，竟恣意嘲弄玉皇山的巍峨，无情践踏家乡人的善良。山林变成了秃山，违背自然规律筑起的大堤小坝，被无情的洪水横扫得面目全非，家乡一下子元气大伤，沦为鄂西北的头号“重灾区”。南化塘，这块苍山秀水，被折腾得石颓土陋，成为挂满历史勋章的乞丐。

贫穷像恶魔一样，疯狂地噬咬着家乡人的心灵。我对家乡从失望到绝望，向往拥抱外面的世界，憋足劲跳出了“龙门”。

转眼就是二十年。

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阅历的丰富以及对人生的感悟，我学会了超越一己的幽怨，重新面对家乡这片苦难而光荣的土地时，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与日俱增。悠悠往事，殷殷真情。难忘啊，家乡那明砖清瓦，石板街道，还有母校那灰墙土楼，桌椅板凳，更难忘怀孩提时代的伙伴。我牵挂着家乡，关注着家乡，家乡天空与大地的乳汁和我思乡的泪水交融在一起，化作长虹，化作春雨，化作汹涌澎湃的情思。

历经沧桑，几度沉浮。改革开放的惠风，使家乡群莺竞飞，在这片热土上，骤然间出现了一座座蓬岛瑶池般的画坛乐土。扑进家乡的怀抱，呼吸着家乡的空气，一股股暖流直涌心头。家乡人，你们贫穷却很伟大。当你们感悟到贫穷才是最凶恶的敌人时，那一颗颗被泪水煮过的心开始激跳。你们肩负重轭，让青葱从荒野里萌发，令高楼在泥潭中分娩，又捧出了一篇篇描山写地的绝世文章。

一砖一瓦盖出来的是幸福楼；
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是锦绣图；
长辈们立足山区唱山歌，开发资源拓富路；
晚辈们横刀立马闯世界，内引外联奔小康。

面对新的崛起，新的恢宏，南化塘，我的家乡，你这块古老而神圣的土地，正在从历史的仓库里剔出秕糠，让真理的种子撒在心灵的田野；你正在缩小蒙昧的阴影，让智慧的太阳在大山里闪光；你正在冲破封闭的堤防，让奔腾的滔河水去际会世纪的大浪；你正在斩断贫穷的羁绊，让玉皇山高高昂起雄性的头颅。

啊，南化塘，我的故乡，你永远是我心中不落的太阳！

神农奇葩的采撷人

——记《黑暗传》搜整者胡崇峻

金秋九月，我随几位友人一起进了一趟神农架。在群艺馆，我又一次见到了早在四年前已结识的胡崇峻老师。

胡老师比以前憔悴了许多，头发与原来一样仍是乱蓬蓬的，谈笑间眯缝着双眼。一套又肥又大的衣裤皱巴巴地裹着他那瘦骨伶仃的身躯。别看胡老师貌不惊人，就是他采撷到了神农架的一朵奇葩——汉族首部创世史诗《黑暗传》。

《黑暗传》的发现，是胡崇峻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所作的突出贡献，也是神农架为人类文明的巨大奉献。

其实，何止是一部《黑暗传》，他在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研究方面也毫不逊色，让我们沿着他的人生“轨迹”来一次扫描吧……



胡崇峻祖籍浙江，1943年生于神农架林区（原房县管辖）一个名叫塘坊沟的小山村里。自从抗日战争胜利那年父亲去世后，家境如江河日下一年不如一年。因家里太穷，亲戚们很少上门，左邻右舍的小孩也不愿与他一起玩。他就独自一人到河边的大树下看蚂蚁搬食，到自家房后林子里听鸟雀欢唱。当然，最使他感兴趣的还是到村东头曹大爷那里听故事。曹大爷名叫曹良坤，是当地有名的一位草医，家中藏书较多。曹大爷见小小年纪的胡崇峻聪明机灵，十分喜欢他，只要他一来就给他讲故事，他啥时候不走就给他讲到啥时候。从曹大爷那里，胡崇峻听到了神农架的

由来，神农尝百草，刘享起义等许多离奇、古怪且鲜为人知的故事。在胡崇峻那颗幼小的心里，已萌发了对民间文学浓厚的兴趣。

胡崇峻从房县城初中毕业后，由于当时正逢三年自然灾害，生活所迫，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学业中断了，但他对文学的浓厚兴趣却丝毫未减，神农架那一部部世代相传的神话历史叙事歌，那犷放激越的薅草锣鼓，那悲壮苍凉的“青鼓歌”，那欢快活泼的“火炮歌”吸引了他的整个心思，使他走上了艰苦而漫长的神农架民间故事、民歌、民谣的搜集、整理之路。从此，他变成了奔丧的夜游人，变成了婚嫁宴上歌师们虔诚学生，变成了怀揣纸笔走四方的文化“气丐”。踏破铁鞋，苦苦寻觅，得来点滴，历经艰辛。他不停地搜集、整理，战果辉煌，但他的家中却越来越贫困，荒凉、空旷如沙漠。妻子见他把整个身心扑在民间文学上而很少顾及家庭，一次在气头上被河南一位拉大锯的人“搜集”跑了。一儿一女撇给了他，他既当爹又当娘，生活非常清贫，常为生计而奔波……

二

1981年，在友人们的极力推荐及文化部门领导的关怀和重视下，他从教育战线调到了神农架区文化馆专门从事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研究工作。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胡崇峻如鱼得水，在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先后在《民间文学》、《布谷鸟》、《山西民间文学》、《千古风流》等十几家报刊上发表了数十篇民间文学作品。1983年，给他编辑的《神农架民间歌谣集》一问世，便受到了有关专家的好评。其中节录的由他搜集整理的《黑暗传》片断，得到了当时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主任刘守华副教授的肯定。在1984年7月举行的全国少数民族神话学术讨论会上，刘守华副教授向

全国学术界介绍了这一民间文学重要成果，并将该成果编入了他编写的高校教材《民间文学概论十讲》。一时间，胡崇峻收到了来自全国各地专家学者们的几十封信函，对他这一成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并希望能早日看到完整的《黑暗传》问世。

胡崇峻受到鼓舞后，经常一人跋涉在莽莽的林海之中，历时40余天，先后访问了200多名歌手、巫师、道师和“故事篓子”，发现了8种有关《黑暗传》的不同版本。1984年9月21日《湖北日报》以头版重要位置报道了《神农架发现首部创世史诗》的消息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985年，作家高行健出访西欧五国，向国外学术界介绍了《黑暗传》，受到了这五国汉学家们的高度重视。刘守华副教授认为，从《黑暗传》回答对唱的形式上看，它与屈原的《天问》很相似，它更正了胡适先生在《白话文学史》中认为汉民族没有神话史诗的看法，填补了我国汉族远古神话和创世史诗的空白，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中国民间文艺协会湖北分会名誉主席李尔重认为，《黑暗传》比《离骚》的铺叙和想象还要高，其内容之丰富，文采之光华，简直可使《昭明文选》、《文苑英华》之类的著作为之逊色。中国神话学会会长、著名的神话学家袁珂先生撰文称，《黑暗传》是“广义的神话诗”，是古老的风格独特的民间传说和见于古籍记载的神话传话的结合体，它生地动形象地描述了世界形成、人类起源的历程。它融汇了混沌、浪荡子、盘古、女娲、伏羲、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等许多历史书记载的有关内容不尽相同，显得十分珍贵，它为远古文化的“活化石”，对于研究我国古代神话、历史、考古、文艺、宗教、民俗等方面具有重要价值，具有鲜明的楚文化特征。

胡崇峻一举成名，当年就走进了英国编辑的世界名人录年鉴。1986年，他当选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湖北分理事。1987

年，他又荣获了省文化厅、省文联等四家单位联合颁发的“屈原杯”一等奖。

鲜花和掌声拥簇着胡崇峻，各种流言蜚语也在社会上传播。面对这一切，胡崇峻只是淡淡地一笑，因为他心里很清楚，面对搜集到的原始资料，没有丰富的历史、文学、哲学等方面的综合知识能力，要发掘它体现的主题，认清哪是精华，哪是糟粕只能是纸上谈兵。

三

1990年7月18日，《湖北日报》又报道了“神农架发现《太阳经》等神话珍本”的消息后，先后有数十家报纸、电台、电视台转发了这一消息，再一次在国内学术界引起轰动。湖北省群艺馆研究员，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韩致中认为，《太阳经》等神话珍本的发现，填补了被华夏先民族作为图腾崇拜的“太阳神”的民间文学资料空白。同时，它也将作为中华民族文明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依据。

胡崇峻又一次出了名，成了当今神农架在外地知名度最高的人。这位土生土长的神农架汉子，尽管目前还十分清贫，仍有许多不称心不如意的地方，但他却多次婉言谢绝了友人们邀他到外地工作的盛情，继续留在经济不发达的神农架林区，因为那里是他的根。“知之深、爱之切”。他对神农架太熟悉了，他离不开神农架呀！

谈及今后的打算，他说《神农架民间故事集》印出来后得到了一家的好评，下一步加紧搜集整理《神农架祭祀古歌》，力争尽快出书。但这并不是他的最终目标，因为还有许多悠久的神农架文化沉淀待他去发掘，去研究。

踏平坎坷成大道

——记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文化站站长、
中国当代民间故事专家李征康

“半坡村遗址”的挖掘人

1994年10月31日，以刘晔原教授为团长的一行6位专家，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委派，千里迢迢来到了丹江口市六里坪镇伍家沟村，对被国内外专家、学者公认的“南方民间故事村”进行考察。

整个伍家沟村沸腾了，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这一激动人心的消息，并以当地最隆重的礼节欢迎考察团的光临。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竟然能引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重视，人们在激动之际，都不约而同地想到并从心底里感激一位极其普通的人，他就是——丹江口市六里坪镇文化站站长，中国当代民间故事专家李征康。李征康身为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会长，丹江口市文联副主席，高级职称（副研究馆员），十年间已公开出版6部专集。难以置信的是他的文化程度仅为小学，有人嫉妒，有人羡慕，有人说他走红运，有人说他是个怪人，但不管别人咋议论，李征康还是李征康。12月11日，记者随同郧阳地区文联主席欧阳学忠一起，慕名到六里坪登门拜访了李征康老师，一阵寒暄之后，我们便决定前往伍家沟村实地参观。

—

1938年，李征康出生在现丹江口市六里坪镇白庙村。日本投降那年，李征康踏进了小学的门槛。1950年夏，李征康以优异的

成绩从小学毕了业，但由于家庭出身不好，中学的录取通知书没有送到他的手中，生性好强的李征康痛苦万分，他是多么想读书啊。

学业中断了，但李征康对读书的渴望丝毫未减，家里的藏书，他一本一本地读，识不得的字就向母亲求教，或是抽空去请教邻里村里识字的大爷大伯。白天他下地干活，晚上他在昏暗的煤油灯下苦读。除读书外，还有一件最使李征康感兴趣的事，那就是有空就缠着母亲和村里的爷爷、奶奶、叔叔、婶婶们讲故事。白庙村就在驰名中外的道教圣地武当山脚下，在这片古老、神奇的土地上，奇异的风光，悠久的历史，神秘的宗教，编织成丰富的生活，使得这块土地滋生着丰富多彩的民间传说。什么真武修仙、金童和玉女、试心石、桃花洞、张三丰的传说……他都那么爱听，听得那么入神。在李征康那颗幼小的心灵里，萌发了对民间文学浓厚的兴趣。

1956年，村办剧团成立，但差编剧，许多人都推荐了李征康。村干部一班人也知道李征康勤奋好学，为人忠厚，是最合适的人选，但考虑到他的出身，又有点犯难了。当时公社里一位主管宣传的副书记听说此事后，对白庙村的干部们说：“这小伙子我知道，让他去试试吧，行就留下干，不行再让他回家嘛！”就这一句话，当时年仅18岁的李征康当上了剧团一名业余编剧。他激动、知足，工作干得十分卖力，不到半年时间，他就赢得了全剧团同志们的一致好评。闲暇之余，李征康开始拿起笔记录他所听到的和搜集没听到的民间故事。1958年，李征康被公社的那位副书记看中，硬是把他要到公社写材料。李征康一下子名声大震，村里村外的人都对他有点刮目相看了。村剧团一位长得漂亮，经常担任女主角的演员捷足先登，把红绣球抛给了他。婚后

小两口恩恩爱爱，小日子过的甜甜蜜蜜。1959年冬天，李征康根据收集到的一则民间故事，创作了一部十几万字的小戏，取名《鸳鸯小传》，写一位千金小姐，反抗封建家庭，跟意中人结合的故事，旨在讴歌纯真的爱情。谁知祸从天降，不知是哪个向公社打了小报告，说他写了一篇反动文章。公社书记听风是雨，带上几个人到李征康家中收出了这部稿子，便蛮横定罪：“不去歌颂贫下中农，却去歌颂地主子女，典型的反动文章，这是反革命行为！”硬是把李征康押回原籍，在全村人面前亮了相，并当众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书记仍觉得不解恨，又找到李征康的爱人逼迫她与李征康离婚。那时，他爱人已身怀有孕。听到“离婚”两个可怕的字眼，当场昏了过去，待她醒来，公社书记又对她施加压力：“不离婚，你就是反革命家属，就要跟四类分子一样对待！生的孩子，也要跟你受连累”为了孩子能抬起头做人，这对恩爱夫妻只好离婚。签字离婚那天是一个奇冷的日子，朔风飞沙，他们坐在一家饭馆里，炒了四个菜，买了两碗饭吃了一顿离别饭。可直到分手，小两口你望着我，我望着你，谁也没动筷，谁也没张嘴，两双眼睛四行泪水止不住直流！

李征康的“现行反革命”一当就是二十年。

二

斗转星移，大地回春。

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全国大多数冤假错案逐步得到了平反，自然也有好心的人们想到了李征康，地区文联主席欧阳学忠就是其中最热心的一个。1980年，当时还在地区群艺馆创作组工作的欧阳学忠，为李征康的平反工作四处奔波。他找了公社，找了县政府，找了地区行署，据理力争，慷慨陈词。